

文明互鑒中的文化誤讀與 共生共榮中的文明生態

傅守祥、邵葉敏 新疆大學

21世紀是文明繁榮、技術發達的時代，也是世界各國緊密聯繫、不可分割的共同體時代。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進程中，人們摒棄「某國優先」的霸權思維、秉持世界主義立場，各國開放交流、各文明互動互鑒，是當今時代的大勢所趨，也是祈盼和平與發展、追求互助與共贏的民心所向。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演講時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麼『文明衝突』，就可以實現文明和諧。」^[1]以平等包容為前提和基礎的通力合作與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它使世界文明保持歷久彌新的生動活性，使各類思想在交流融通的動態過程中煥發新的生命力，為各國文化精粹的繼承、傳播與發展創造了現實可能。

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的諸多現實路徑中，最生動、最真切、最具長久生命力的文化傳播載體，當屬文藝。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

談會上明確指出：「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2]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和內在品格，總是

蘊含在無數經典的文藝作品中；一個國家的文化質感和思想厚度，總是能夠從歷史過往的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在任何一個社會和歷史時期中，文藝都承擔著成風化人、啟慧潤心的職責，其不僅為本國文化根脈的創造和延續提供了精神養分和強大動力，更在與外國交往合作、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立「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進程中貢獻了不可忽視的力量。推

摘要：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在中外文明互鑒的諸多現實路徑中，最生動、最真切、最具長久生命力的文化傳播載體，當屬文藝。跨文化交流與跨媒介重構的過程時常伴有文化誤讀的產生，由文化差異造成的「下意識誤讀」實乃人之常情，而偏見式、敵意式的「有意識誤讀」，以及資本操控下的「文化利用」和選擇性的「文化過濾」則加劇了理解的「變異」和文明衝突。全球化時代的文藝創作和文明交流，關注和聚焦的核心是構成「文化的人」或曰創新性地「以文化人」；要在40多年「改革開放」堅實積累基礎上守定本民族文化的自信立場、探索不同文明的文化共通點，嚴防他國商業化、媚俗化的「平移」蠱惑；要以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態度，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構築多元並存、共生共榮的世界文明新生態。

關鍵詞：文明互鑒；文化誤讀；跨文化交流；文明生態；共生共榮

動文藝自身的創新性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建立，必須以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為前提，遵循文明互鑒規律，既能夠正視和消除不同文化之間的分歧、誤解和偏見，又進一步著力於促進形成「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新時代世界文明觀。

一、跨文化交流：文化誤讀的不可避免與消除偏見的文明自覺

人類文明體系的演進發展、世界文藝光譜



的燦爛繁榮，有賴於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各民族國家在各種文化中吸收優秀文明成果，在人類智慧園圃的各種養分中滋養和創新主體文化，在各種交互的具體實踐中拓展和推動各類思想的傳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明互鑒」論，體現出包容開放、兼收並蓄的廣闊胸懷，內涵著關於人類命運共通性問題的時代思索，其實質是對全球化背景下誕生的文明衝突論、文明同化論、文化保守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等觀念的揚棄和超越，是對矛盾日益尖銳的國際政治局勢中人類文明走向的科學回答，是為生成人類共同價值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提出的文化路徑。^[3]

文明的交流互鑒是建立在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多領域、全方位的交往互動中的。在此過程中，人是文明交流互鑒最好的載體；^[4]人身上不僅能體現其所創造的文明，更能反映其所生活於其中的文明社會面貌。^[5]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本質上是跨文化、跨語境的交流，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展開交流的行為和過程的總和。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系統的獨特性，並深植於相異文明孕育的主體思維中，這使人們在與另一種文化系統接觸時，由於主體「前見」和「視界」的先在和文化解讀中對應性框架的缺失，常常不可避免地發生某種理解或意義交互的變異，也就是說，跨文化交流中總是伴有文化誤讀的產生，誤讀現象存在其必然性和合理性。^[6]

歷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郢書燕說」^[7]式的誤讀比比皆是，但誤讀也可能成為一種創造性的轉化。因為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時，每一種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現自己，同時有意無意地難免「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觸的雙方都不由自主地試圖透過自己的眼睛審視對方，試圖把對方收入自己麾下。這個打量的「眼光」就包含著自家的視角、自家的價值、自家的需求，「相對論」者和「不可知論」者都在這裡找到了馳騁思想的話題。^[8]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最著名的因誤讀而成功涵化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變為中國佛教。

當然，在文化交流中，佔據劣勢的「弱者」對待佔據優勢的「強者」，可能存在「慕強」式的

亦步亦趨或「拿來主義」以及自以為是的「本土化」轉化，但是，實際社會效果的產生卻是多方博弈的結果。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未入中國文學史主流的僧人寒山的詩歌外傳日本光大、再傳美歐卻風行世界。

從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文化誤讀是指一種文化在解析另一種文化時出現的錯誤理解和評估，及其文化錯位。人們總是習慣以自己熟悉的思維模式和已有的知識構成去理解對象，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讀另一種文化。^[9]「誤讀」有兩種常見的形式：第一種是下意識的誤讀，主要是雙方文化上的差別造成的，它是零碎的、不系統的、粗疏的，常常是當事人以己方的價值觀去衡量他方的行為，以自己的文化為中心，得出否定或肯定對方的結論。第二種情況是有意識的誤讀，是系統的、理性的，有一種較深的文化沉澱。這種誤讀往往與政治、意識形態相連，或是出於某種實際需要，往往囿於成見。^[10]客觀地說，由認知盲點造成的「下意識誤讀」實乃人之常情，它歸根到底是文化差異為跨文化傳播、理解帶去的天然的屏障和阻礙，雖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誤解和碰撞，但通常是暫時的，稍加解釋和科普即可化解；需要警惕的是，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跨文化交流中，精神相契和理念相投的文明不常有，而盲目式的「下意識誤讀」或偏見式、敵意式的「有意識誤讀」卻時常發生，諸如許多為滿足某些政治意圖或經濟利益目的而刻意為之的「文化代言」，甚至是基於固有偏見、惡意揣測的「文化利用」等，此類只會助長國際狹隘之風而無益於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行為，是跨文化交流的主體需要防範和規避的，也是文藝創作與生產過程中需要關注和重視的現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文化人，更能凝結心靈；以藝通心，更易溝通世界。」^[11]作為當代文藝交流和文化傳播最為重要的載體，電影藝術以其通俗的影像畫面、直觀的意義負載、便捷的傳播方式，溝通並影響著世界範圍內的大眾意識。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以著名導演李安、鄭曉龍為代表的文藝創作者，創作了一批關注和呈現文



明碰撞、釋疑文化誤讀並積極探索消除誤讀之法的良心之作。這類作品往往以世紀之交的大國交往為背景，以華裔移民的異國生活為主要敘事題材，書寫因盲目無知或蒙昧思想或刻板偏見引發的跨國人際間的矛盾紛爭，著重表現跨國交往中的文化差異與衝突、移民流散與孤獨、現實委屈與求和等人物困境和心路歷程，為創造和承載不同文明內涵之人的互動、誤解、衝突提供了現實生動的藝術文本。

譬如，2001年上映的電影《刮痧》，以中醫傳統刮痧療法引發的誤會為主線，講述了以許大同一家為代表的移民群體在美生活遭遇文化衝突的故事，重點呈現了中美文化的差異和兩國人民在價值觀念、思維邏輯及問題處置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被美國人指控為施暴「罪證」的刮痧印記，恰恰代表著中華傳統文化之精粹，這一矛盾點不僅反映了影片關注到了跨國交往中認知盲點、文明碰撞的無可規避和嚴重後果，更深度思考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繼承與海外傳播問題。影片中，值得注意的一處情節，也是進一步激化人物矛盾的衝突點，在於美方律師為達成勝訴的目的，有意誤讀和歧視中國名著《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形象，惡意闡釋降妖除魔的悟空為徹底的暴力者，進而推導和判定中華文化教育背景的華裔許大同必然具備施暴的行為傾向，這無疑是任何文化主體都不願遭遇的有悖於文明發展的慘境。再如美籍華裔導演李安的處女作《推手》，聚焦由跨國人民構成的小家庭，講述了太極拳退休教授朱老先生一典型的中國式老父親和其美國兒媳瑪莎在相處過程中的諸多不和，公媳之間的矛盾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時時處處，影片涉及了中國孝道、中美家庭價值觀、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等多方面文化觀念問題；同時，電影借「推手」之名象徵了以和為貴、以柔克剛、彼此制約、平等平衡的中華傳統美學思維和共生共榮的中式處世之道，為中西方文化衝突的和解、各國間的友好相處提供了交往思路。

上述作品無不揭示了文明交往中文化誤讀的不可避免，跨文化交流的道路絕非平順的坦途，而是充滿各種或客觀或人為的阻礙。誤讀和

碰撞的發生是否都源於客觀一無意的冒犯，失德者以認知盲區為由罔顧史實、借勢欺人的意味又有幾分，為一國之利而將別國文化價值誤讀誤用的現象是否存在，對待異質文化的偏見和敵意態度還有多少，這些問題實在應當於無數衝突爆發的不為人知處被反復拷問。說到底，真正阻礙文明融通和傳承的絕不是人類文明浩繁多樣的特點本身，也不是地域、時間等物理意義上的現實阻隔，而是各國能否抱有開放接納的心態、堅持平等互惠的立場、遵循互鑒互補的原則，為世界文明的創新發展和持續繁榮有所思慮和貢獻。發現和展示問題的意義，在於思考問題的源頭，尋求解決問題的出路。呈現跨國衝突事例和誤讀惡果的文藝作品的最終旨歸，應當是激發人們對消除偏見和誤解的積極思索，助益建立起對本國文化的充分自信，培養起既能夠正向繼承和弘揚本國傳統文化，又能夠主動包容和借鑒外來優秀文化的文明自覺，如此才有可能營造出平和友好的國際交流環境和互通共榮的文藝交流風氣。

二、跨媒介重構：「他山之石」的商業蠱惑與「拿來主義」的文化立場

導演鄭曉龍在接受採訪時談到，電影《刮痧》在美上映後出現了兩個引人關注的文化現象：其一，影片的英文名為 The Treatment（治療），但「在美國放映這部電影的時候，沒有人把電影叫作“treatment”，都叫它『刮痧』。『刮痧』有可能因此成為一個進入美國的外來語。」；^[12]其二，美國人觀看影片後，普遍認為它是一部親情片，「看到的都是父子三代的感情和責任」^[13]，而非講述文化衝突的電影。由此可以推知，首先，文化的傳播與接受並不完全受人為所操控，也並不全然按照人的主觀意志和設計發展，而自有其偶然性；其次，全球化和新媒體技術興盛的背景下，弱勢文化由發展中國家向經濟強勢國家的輸入並非不可能，如何借力多元媒介打造由本土的走向全球的、外國的走入本地的特色文化品牌，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數字媒體時代



孕生的、包含著強弱勢文化相互容納、吸收、博弈過程的文明交流新形態；再次，同樣的作品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引發的文化討論不盡相同，作為個體的觀眾和作為地方的本土接受也千差萬別，這表明，作為自我的人在對外來文化的差異化感知、文化間接受和選擇性轉化中，通過對他者的理解實現了自我的跨文化選擇和相異的意義建構。^[14]這進一步提醒我們，各類文本得以在不同市場和地區「落地」的條件，和不同本土接受者發出的感知「回音」，指向了不同文化主體的文化意識和認同視點，以及不同文明思想長久存在和延續的內在闡釋，而文藝創作和文明交流需要關注和依託的核心，正是創造和構成多元文化的人；同時，中國文藝的創作和生產要守定中華民族優秀文明的自信立場，從中發掘和汲取豐富深厚的內涵資源，認識到並承擔起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建設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貢獻。

從文明演進的角度看，世界文明的形成和繁榮，是文明互鑒的成果，各國的共同努力使世界範圍內形成了多個博大精深的文化理論體系，其燦爛輝煌燭照後世之思想。然而，基於上述對全球化背景下文藝創作應有自覺和立場的探討，值得注意的是，中外文藝交流過程中的諸多影像作品，常常呈現出陷入西方中心主義、文化優越論、主觀片面想像等思維定勢的桎梏，其中透露出的傲慢與偏見、商業與逐利的心態仍不少見。從比較文學的研究視角看，即便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學」概念的、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歌德，也難以克服西方中心主義思維的影響。不同於心胸狹隘、目光短淺的歐洲作家，歌德懷抱廣闊的世界主義胸襟，廣泛涉獵東西方文學，他一方面難能可貴地關注到了中國文學，號召歐洲作家要克服固步自封的缺點，把目光轉向德國以外的世界其它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但另一方面又認為，真正堪稱經典的作品應該在古希臘文學中尋覓。^[15]由此足可想像，古往今來無數文學研究者和創作者以西方文明為尊、以西方為文明中心的思想傾向和文化立場。

實際上，回顧世界文明史，不難發現，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和互學互鑒，並未因西方的某

些狹隘文明觀或東方的文化自卑、自弱心理而有所阻滯，相反，它恒定地存在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各個階段，並始終影響著各種學說、思潮、理論的生成。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華文化海外傳播的實踐努力使之產生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西方的影像作品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中國文化元素。這其中不乏未能擺脫文明偏見和運用審美噱頭而將中國文化元素直接「拿來」挪用、拼貼、重構的現象，也常有將文化元素誤讀誤用或刻意進行「價值偷換」、「文化利用」等情況，例如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和討論的動畫作品《花木蘭》《功夫熊貓》，通過對中國元素的加工和包裝以及置換核心價值觀念，反而成了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代言者。^[16]

再譬如 2020 年迪士尼電影公司出品的真人版電影《花木蘭》，該片在表現中式傳統「忠孝」精神的基礎上加入了人物對主體自我實現的極度追求，隱晦地完成了對中國古代文論中「氣」這一哲學概念的重釋和背離，並將其降格歪曲為區分男與女、人與巫的標準，進而構成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別對立，以及對強勢、獨立、與男性對抗的女性形象的褒揚。^[17]細緻探究其中深層次的操演邏輯，恐怕還是承續了好萊塢電影擅長塑造「超人」形象和極度宣揚個人英雄主義的、備受西方認可的故事模型和文化價值觀。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此誤讀別國文化的跨文化改編和思想「變異」式的文本重構，不僅捏造了一個遠離真實和深刻意蘊的、全盤「美國化」了的中國形象，也間接反映出具備豐富的商業經驗和全球影響力的好萊塢電影工業背後，內隱著其與世界深邃文明之間的認知「脫節」、理解障礙和價值鴻溝等問題，以及其創作模式不過是「拿來」或「抽取」他國文化中最表層的符號元素和故事架構，而致力於為美國精神代言立說的目的和事實。

此外，西方影像作品中還出現了大量來自中國的獨特的自然風貌和人文景觀。譬如電影《黑客帝國》中引入了黃飛鴻這一人物角色，重點突出了其經典拳腳招式的颯爽英姿，諸如此類引入中國功夫這一熱門文化元素的影片還有《殺死

比爾》《功夫之王》等。再如風靡一時的科幻電影《阿凡達1》的主要取景地在中國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的創作靈感正是來源於該景區中神秘、奇異、壯觀的自然景觀；又如電影《碟中諜3》中出現了中國上海的現代化繁華都市景觀等。很顯然，文藝創作者不斷打開廣闊的視野，提升獨具超越性的認知水平，從異質文化中開掘優秀文明寶庫、吸收差異化知識養分，是促進文藝生產實現創新創造的現實路徑，也是豐富人類文明成果的必要環節。在實際的創作和追求實現文化融通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適當地對各國文化元素加以本土化的改造或重構，能夠有助於文化產品更好適應在地文化的語境、滿足不同文化主體的需求，進而達到更好的傳播和接受效果，因而是必要、可行的。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隨著消費主義風行和互聯網新媒體崛起，相異文化之間的接觸交流變得更為便捷頻繁的同時，也催生了文藝創作和文化產品愈發呈現商業化、快餐化、娛樂化的問題，原本應該促進文明互學互鑒的相異文化內容，經常淪為資本操控下用於增加審美噱頭和提升關注度而進行「文化利用」的素材，或通過有意識有選擇的「文化過濾」達到某些商業或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拿來」極具異國風情的元素給以接受者媚俗的「投喂」，或對文化輸出、滲透的目標國家受眾施以「捧殺」式的逢迎討好，更有甚者違背平等客觀的原則，在創作時有意選取別國文化中的弱勢部分，對他國展開抱有偏見式的、滯後的、刻板的文化想象和創演，以此滿足不同文化背景接受者的獵奇心態的同時，在和外來文化的比較中突顯自身文化「高人一等」的優越性，進一步鞏固以本國文化為文明中心的地位和立場……歸根到底，一個民族的文化軟實力和文明程度、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利益關係、風雲變幻的國際政治局勢，都有可能影響乃至決定異質文化群體對待本國文化的態度。面對錯綜複雜的充滿文化交流、碰撞、博弈的世界文明生態，中國當代文藝創作如何在有效借鑒外國文化的基礎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與各類文明形

成良性互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三、跨文明共識：開放包容的交流互鑒與共生共榮的文明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18]可見，創新性和包容性，是一個文明對外開放、開拓進取、綿延永續的重要特質。而對於一些慣用「拿來主義」的國家，魯迅先生認為：「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他佔有，挑選……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首先要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19]他一方面肯定了「拿來」在文藝交流中能夠發揮的正面作用，它使人們關注和重視外國先進技術和優秀文化，在有辨別力、思想力、創造力的基礎上，主動自發地學習和借鑒外國文化的長處和優點，能夠使中國文藝的面貌煥然一新；另一方面，他強調，面對強勢文化國家，既要擯棄「閉關主義」，又要看到一味地接受「送來」，意味著一再忍受他國文化的、經濟的侵略，因而拓展見識、增強膽識地與外國文明交流互鑒，是民族文化得以自力更生、創新發展的重要動能。

就當下的文藝實踐來看，西方影像作品對中國文化元素的運用，與中華民族優秀文明自身所具備的廣博、深邃、迷人的形式和內涵有著直接關係。上世紀七十年代走出國門的中華武術，以精進的武藝招式和融通的文化意蘊，令外國人倍感驚奇和神秘，在海外一度掀起「功夫熱」。仔細分析，正是由於西方文化背景的接受者對博大精深、內涵深遠的中國文化的好奇與歎為觀止，以及對待這一獨特文化元素的喜愛和開放接納，造就了“Kung Fu”（功夫）成為一個音譯英文詞匯進入西方國家，成龍、李連杰等功夫巨星依靠



武術成功進軍好萊塢電影市場，中國武術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此後的西方影像作品中，螢屏上的展示使之產生了深入人心的傳播效果。這足以說明，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雖然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和碰撞，但倘若用心感受、善於尋找，依然可以發現引起世界範圍內廣泛興趣和共鳴的文化共通點和「連接點」，以此為契機，可以架起國與國之間溝通和交流的橋樑。

進一步說，融匯了東西方優秀文化因子和積極實踐探索的文藝創作，往往可以產生創造性的、令人意想不到的積極效果。正如美國學者哈羅德·布魯姆 (Harold Bloom) 所言的對先時作者和文本作出「延異」、「校正」行為的「創造性誤讀」^[20]——異質文化之間彼此模糊、未知全貌的盲視，並非絕對帶來文化誤讀的惡果，也有可能激發出「神奇」嶄新的創見。這提醒我們，必須正視誤讀的雙重特性，同時，無數的事實證明，跨文明之間的文化誤讀和文化傳播過程中的「理解的變異」在所難免，減少文化誤讀的最好方法是深層次對話。^[21] 不同文明以平等包容的態度展開對話交流和互學互鑒，是各國合作謀求和平與發展的現實基礎，也是世界人民共同期盼的文明圖景。

應當看到，在當今技術盛行、娛樂至死的數字化網路時代，曾經看似遙遠國度的信息正變得唾手可得，不同文明之間展開「雲端」交流和分享亦非難事，然而，信息技術的無限更迭無法從源頭處規避價值誤讀、文化偏見等深層次問題，反而存在為有意曲解他國文明內涵提供高新媒介和傳播方式的現象。稍加分析即可發現，中西文化之根不同，國與國之間勢必存在各類文化差異，各國對彼此文化的解讀也勢必具有族群差異性。如今，在憑藉多樣化跨媒介載體實現文化價值「偷換」、文化「搬運」日常化的「地球村」裡，每個人都處於特定的歷史文化圈中，又難以避免與其他族群的文化發生互動交流，這一方面增進了全球信息的交互流通，另一方面也無疑為各國實踐各自的文化戰略提供了沃土良田式的環境。^[22]

就歷史和當下來看，全球範圍內沒有受到

足夠監管的市場經濟模式，加上原有的排他性的、二元對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正在淪落為人類社會不平等、不穩定、不開放與不和諧的罪魁禍首。因此，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為公正、平等、正義與和諧的世界秩序的誕生，而這個世界秩序應該充分包容、吸納和尊重其他文明元素。^[23] 文化交往和文明溝通的實踐，歷來是各國除經濟發展以外不可或缺的外交環節，是人類社會價值交互、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是後疫情時代建設更文明、更和諧、更進步的世界秩序的必經之路。毋庸諱言，當前也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即隨著中西方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政治外交衝突不斷，多個西方國家都在脫鉤斷鏈、去風險的呼聲下，致力於將任何領域內可能包含的中國元素抵擋在外。這也導致中西方無論是在國家、政府、人民等各個層面之間都鮮少、甚至不願交流，就彼此間的差異溝通對話，從而漸行漸遠。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多個場合指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他多次提出，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優秀的文藝作品，往往能跨越國家疆域的邊界，超越語言思想的障礙，溝通世界，抵達人心。當代文藝創作要堅定文化自信、文明自覺的立場，發掘出本民族現代文明元素、傳承好本民族傳統精粹的同時，廣泛汲取外國優秀文明成果，助益新時代文藝的轉型創新；同時，要積極探索和改善對外傳播方式，以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的態度實現與他國的對話、交流與融通，以此夯實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構築多元並存、共生共榮的世界文明生態。

^[1] 習近平：《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61-69頁。

^[2] 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頁。

- [13] 王宗禮：〈論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鑒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載《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 [14]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70頁。
- [15] 戴聖鵬：〈論文明交流互鑒的載體與原則〉，載《學習與探索》2023年第5期。
- [16] 謝華：〈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誤讀的合理性與不可避免性〉，載《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 [17] 鄧書燕說，是一個成語，出自《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原意是鄧人筆誤，燕相誤解，指的是在解釋文章時曲解了原意，穿鑿附會；但有時可能也表達出了意想不到的、有價值的觀點，因此，不全作貶義。
- [18] 張國剛：〈中西文明互鑒中的「誤讀」〉，載《北京日報》2019年12月23日。
- [19] 魏麗娜、傅守祥：〈文明互鑒視域中的文化誤讀探微〉，載《文學跨學科研究》2020年第4期。
- [10] 張威：〈文化誤讀與比較新聞學〉，載《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2期。
- [11] 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12] 楊陽、丁人人：〈鄭曉龍王小平訪談：《刮痧》的細節來源於生活〉，載《北京晨報》2001年2月28日。
- [13] 楊非：〈鄭曉龍：《刮痧》非常「好萊塢」〉，載「南方網」2001年3月7日。
- [14] 劉滢、張毓強：〈轉文化傳播：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升級新可能——基於「功夫熊貓」「花木蘭」等案例的討論〉，載《對外傳播》2021年第2期。
- [15] 王寧：〈世界文學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年第2期。
- [16] 同注[9]。
- [17] 傅守祥、宋靜宇：〈從「木蘭辭」到迪士尼「花木蘭」的跨文化改編與誤讀探微〉，載《藝術傳播研究》2022年第1期。
- [18] 新華社評論員：《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論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新華社，2023年6月3日）。
- [19] 魯迅：〈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37頁。
- [20] Harold 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
- [21] 傅守祥：〈尊重文化差異 減少文化誤讀〉，載《中國文化報》2019年7月3日第3版。

[22] 傅守祥、袁丹：〈迪士尼系列電影「花木蘭」的話語共謀與文化誤讀〉，載《教育傳媒研究》2021年第4期。

[23] 賈文山、江灝鋒、趙立敏：〈跨文明交流、對話式文明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in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Civilization Ecology in Symbiosis and Co-Prosperty

Fu Shouxiang, Shao Yemin (Xin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is a significant impetus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peace. Among the various realistic paths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the most vivid, authentic, and enduring carrier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hould be literature and art.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ross-media reconstruction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The “subconscious misinterpret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is commonplace. But prejudiced and hostile “conscious mis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exploitation” and selective “cultural filtering” under the manipulation of capital exacerbate the “varia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core focu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and civilization exchanges is to shape “cultured people” or innovatively “educating people with culture”; Maintaining a confident s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ov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ploring cultural commonalities across civilizations and guarding against “copying” the temptations of commercialization and vulgarization from other countries; With an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strengthening the humanistic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constructing a new ecology in which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and symbiosis and co-prosperty prevail.

Key Words: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cultural misinterpret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ivilization ecology, symbiosis and co-prosperty